

本草述鉤元



本
艸
歸

錫
元

道光壬寅春
毘陵涵雅堂
開雕魏襄書首

本草述鉤元序

道寓於物而物不足以該道理宣於言而言不足以盡理此言
醫者所以滯於言不免害於理也世言某物可治某病及如法
治之而效者僅一不效者恒九則不得不深辨其所當然各辨
其所以然言之縷縷載之陳陳古書所以簡今書所以繁矣簡
則難明繁則易訛欲求繁簡之得宜必明乎道之所歸而無歧
要於理之至當而有斷此楊君穆如於本草述所以有鉤元之
作也夫本草湛深簡古洵三代以來師弟以口耳相授受者兩
漢而下仲景元化揚其波貞白約其流甄權日華助其瀾慎微
暢其歸皆於物之體用符節相應處指其所當然而已金元四

家頗欲明其所以然而不校其性情功用之貼切於病機病情
憑空結撰屬金屬木入肺入肝諸語以連絡之謂有分派配合
之妙恐後人之滯於言者貽誤不少潛江劉若金先生著本草
述其旨以藥物生成之時度五氣五味五色以明陰陽之升降
實欲貫串四家聯成一綫惜文辭蔓衍讀者幾莫測其所歸楊
君以博雅通儒精治素理爲之去繁就簡汰其冗者十之四達
其理者十之六而其旨粲然益明擇精語詳瞭如指掌厥後爲
令山左循聲卓著以良吏而兼良醫活人無算惜乎簿書勞瘁
不祿以終未及以所箸付梓人藏稿於家者幾十餘載會君門
人伍仲常秘讀奉諱歸里懼是書之湮沒竭力謀剞劂予喜是

書之有成也爰濡筆而爲之序

道光壬寅八月中秋節毘陵鄒澍謹序

本草述鉤元自序

道光六年丙戌余在京師館於成果亭中丞家瞿麗江比部持此書未訂本見贈繙閱數過愛不能釋遂手自裝訂暇卽就其中論義刪而約之厯丁亥戊子乃并其前後徵引各條旋就輯次業未卒自都還南館于泰屬之康二如嵯尹署二如喜談醫館政最簡遂出全力掇拾此編其年冬手鈔卷數自後半起厯庚辛壬三載告成猶病其未數卷未歸一律也

道光癸巳十一月十二日冬至節楊時泰識

庚子年十一月十一日

庚子年三歲吉如餘歲其未也

酒如量釀發出今代時節此歲其年冬毛益參續自終半時

天樂未卒自將數南歸于泰風之過三岐曲氏署工收喜過

中命美圖而徐之想丁之九千代其滿劍劍以谷利誠

加書本信本良德餘因殘歲愛不銷野數年自矣信細

自光六年而刻余書京湖贈外果京中丞未開

本其故後示自

揚州東關門內瓊
花觀東顧永泰川

武進陽湖合志

楊時泰字穆如嘉慶己卯舉人工醫事自明已來江南言醫者類宗周慎齋慎齋善以五行制化陰陽升降推人臟氣而爲劑量準雍正已後變而宗張路玉則主於隨病立方遇病輒厯試以方迨試徧則束手時泰於醫深得慎齋閫奧尤善以脈之並見變見揣測人臟腑寒熱虛實其用藥一準劉若金備得金元四家補瀉開合精理凡值錯雜難明病每每斂數味成方一若挾而去者人咸推服焉以道光丙戌大挑一等署山東莘縣知縣卒著有本草述鉤元卽約劉若金之書而薙其繁蕪者也

本草述初刻原序

故司寇潛江雲密劉公道德洽聞以剛腸直節名於海內年登八十稱耆造懋遺之老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篤好軒岐之學探蹟反約竭三十年之力而本草述成其曰述者本經合論曲鬯旁通以明夫不居作者驥夙獲撰杖屨公呼爲小友甲辰陽月訪公於家公神明不衰劇談彌夕酒闌燭灺自云不佞壯而多病以醫藥自輔看題處方良用娛慰雖古人之好煨好履誠弗若也筆其所見幸底於成子其爲我序之謹諉鄭重而別踰年乙巳公正星辰之位又踰年乃克爲序序曰本草古三墳之書秦火所未焚者也漢平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

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
一封輶傳遣詣京師而本草之名始著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
卷漢之張機華陀著其論梁之陶宏景增其注唐之蘇陳補其
闕宋之劉翰集其成明之王氏李氏繆氏廣其目而本草之書
乃備神農本草朱字譬則經也諸家增補朱墨錯互譬則傳注
箋疏也醫之爲道五運六氣相爲貞勝人固有之物亦宜然葶
藶死於盛夏款冬菀於霜雪寒暑之異也雞踰嶺而黑鸛鵲踰
嶺而白山川之異也酒飲之一石而不亂有濡輒顛眩者漆終
日搏灑無害有觸之瘡爛者稟賦之異也黃精鉤吻一物而異
性烏頭附子同生而異用藥之以好辨而爲功也嶺南多毒而

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鼈螺
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藥之以相勝
而爲用也觸類引伸引繩切墨沉研鑽極割剝理解剝後說之
踏駁入先聖之閭奧公之德遠矣余於是竊有說也始余讀本
草而未有合也已而讀內經而無不合也已而更讀易而益無
不合也內經以人之一身合周天三百六十度此乾坤之策也
本草凡天施地生水火土石飛走草木此萬物之數萬一千五
百之二十策也神而明之以觀其會通得意忘言而遺筌蹄公
之述本草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唐宋以來名臣留心醫道者
余得三人焉狄梁公功在社稷勲業蓋代而有胸後下鍼鼻端

疣落之術陸宣公經濟宏深有唐龜鑑而有謫居荒陬集錄古
方之事范文正出入將相先憂後樂而有不爲宰相則爲名醫
之願公心三公之心學三公之學歸歟投老區區以方技自見
研露點筆十易削藁後之君子讀其書而論其世可以知其爲
人也若余也采天隨之杞菊制頽齡於刀圭竊公緒餘附於應
璩百一之義其幾幾者耳聊藉斯文託公書以不朽而已

康熙丙午仲冬日竟陵吳驥謹序

本草述初刻原序

太極之理一陰一陽盡之矣其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陽中之陰陰中之陽盡之矣天地之陰陽不得不散而爲五行者所謂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不遺於一物乃其不窮於六合者也然則人之陰陽其得之以爲臟腑氣血營衛者不由是乎然則草木蟲魚鳥獸金石水土其得之以爲溫涼寒熱燥濕升降者不由是乎雖然陰陽易辨也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則微妙難言以神農黃帝之神聖口咀內視鍼引石砭求其分際察其脈絡而後能得焉乃庸工妄人鹵莽從事何其謬也誠欲詳審乎陽中之陰陰中之陽者亦惟察端於萬物共此一太極與一物各

有一太極之理而知人性之與四時通及藥性之與五臟六腑通其理一也夫人性之通於四時與藥性之通於五臟六腑者自其稟天地之氣以成形而性卽具之故動靜相反也而互爲其根陰陽相判也而互爲其宅所謂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一無極也此萬殊而一本也大造有氣化之本然而生人生物胥不外此其於人也備陰陽之太極而五臟六腑具焉於物也又各分太極之陰陽而若氣若味分焉此一本而萬殊也邇而爲一體之立也而萬之用無乎不具散而爲萬用之行也而一之體未嘗不存軒岐之聖生而知之張潔古李東垣王海藏朱丹溪諸賢闡而明之彼其於先天後天妙合化醇之

故所謂微妙而難言者有以神而明之矣庸工不察而立言之
家又往往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求其參互於陰陽交錯之
故以消息乎盈虛之間蓋憂憂乎其難之此大司寇潛江劉雲
密先生本草述之所爲作也先生在前朝舉天啓乙丑進士起
家縣令歷監司忤時拂衣以正氣名聞天下崇禎末一再膺薦
後驅馳閩海間見政柄下移知事不可爲卽於學易之年堅乞
骸骨歸自號蠡園逸叟隱居著書三十載而於是編尤加意焉
蓋其存心濟物不獲見諸行事而寓意於此也其學博其識精
故能辨別本草稟受之性以窺陰陽之奧而得其合同而化之
原乃編採諸家方論權衡而上下之卽世所奉爲金科玉律如

李東璧氏本草綱目亦時有去取焉觀止矣蔑以加矣令嗣漣
水明府令淳安之三年政通人和無天札疵癘之患其有得於
家學淵源者不淺而欲俾斯民共躋於仁壽之域屬余較而梓
之家弟言揚適司鐸是邦相助訂正以迄有成是仁術也夫先
生有范文正公良相良醫之願乃不克如文正之以功業見而
徒寄情於方書則其時爲之歟後之讀是書者可以論其世矣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夏六月天貺節嘉興後學高佑鉅謹
序